



今年是蒋君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,逝世二十一周年。我们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挚友、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、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的缅怀之情日益深切。

蒋先生生前我只见过数面,交流更少,但我和白杨同志,同他们的子女很熟。从与他们的交谈中,我了解了蒋先生不平凡而辉煌的一生,了解到他为人处事的高尚品格和情操,令我肃然起敬。

蒋先生的一生,是追求艺术、倾心于电影事业的一生。自青年时代起,蒋先生当过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制片,既是出色的艺术家,又是成功的电影事业家。他以学无止境的精神,以深厚的文学、美学的积淀,为电影事业默默耕耘长达六十年之久,奉献了一颗,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蒋先生的一生,是追求进步、向往民主自由的一生。在40年代,他在香港已经拥有自己的电影公司和电影院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,蒋先生毅然放下香港的成功事业,投向新中国的怀抱。离港前夕,香港的不少友人劝他留下,但他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,他舍弃了汽车、洋房,回来了!他说: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,

不论何时何地,都应当为一种理想而活着。”他还说:“钱是为人的,人不能为钱!”蒋先生为追求高尚的理想和信念而舍弃物质享受的精神和壮举,是无比崇高和难能可贵的。在他离开我们21年之后,这种精神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,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

蒋先生的一生,也是历经坎坷,但从不消沉颓唐,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一生。他认为,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着的,必须先对生活有信心,然后

纪念蒋君超先生

龚学平

才能使生活永远沿袭下去。所以,蒋先生一直都非常关爱家人、关心朋友、热爱自然,总是对未来、对明天充满希望,信心和梦想!正因为有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,即使在“文革”时身处逆境,他也能坦然自处,苦中作乐,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在家中一贫如洗时,他用一个鸡蛋,为家人精心烧上一大碗汤,撒上胡椒,还幽默地起名叫“穷光蛋汤”,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他为孩子们做了煎饼,却买不起鸭子和大葱,就蘸大酱、夹青蒜,倒也美味无穷,其乐融融。有幸的是,蒋先生终于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垮

台,等到了中国大有希望的明天,迎来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。

今天,令人欣慰的是:在他和妻子——表演艺术家白杨共同的精神培养和言传身教之下,几个子女走上了健康的文艺之路,在国内和国际的不同领域里都有所作为。蒋先生的未竟之业,已由他的子女出色地延续着。正如他所说:“人生没有最后,只有永远。”他钟爱并为之献身的文化事业,现在正由子女们承继,同样是“没有最后,只有永远”。

蒋先生在他的晚年,不止一百遍,也不止对一百个人说过同样的话:“我要站起来,我要走出去!”现在,可以告慰蒋先生的是:他的遗愿已经实现了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中国的电影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,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,中华民族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,中国人走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,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,中国的声音响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!

纪念先人是为了着眼今天,放眼未来。此时此刻,我们仿佛听到了蒋君超和白杨这对电影伉俪在天堂里的朗朗笑声。我们要以老艺术家为榜样,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力作!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!

2012年,正值父亲陈燮君六十耳顺之年,欣闻他的个人画展即将在上海美术馆举行。父亲身兼数职,公务繁忙,可是,他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从未停息。绘画对于他是忘我的陶醉,心灵的享受。疲惫了一天的身心,手只要一触碰画笔,双眼顿时放出异彩,凌晨时分睡意全无。父亲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儿时,这份流淌在血液里的“痴爱”,就好似空气对生命的意义。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艺术而活着。50多年里,父亲的艺术实践穿梭于东方和西方的绘画语汇之间,行走于哲学和艺术的理性与感性之间;父亲的绘画探索得益于常年写生的画中之功,也受用于文化洗礼与理论研究的画外之功。正因有了这份痴爱与激情,绘画探索的艰辛,在五彩缤纷的色彩里化为了美丽,在世界万千的自然美景中定格出精彩的画卷。有着艺术相伴的人生是绚烂与浪漫的!

父亲钟情于写生,他

有艺术相伴的人生是绚烂的

陈颖

的画中之功从写生开始。无论父亲走到哪儿,他的那个大大的、在万里风雨洗礼之下显得有些破旧的写生帆布包,总是与他形影不离。这个帆布包跟着他走过祖国西藏,到过埃及,去过法国,走遍了世界各地。记得2001年夏西藏之行,到达拉萨第一天下午就布达拉宫写生;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就背着画夹去大昭寺,画就是一整天。他说:“与其呆在宾馆里静养,调整高原反应,不如画画。面对如此纯洁、雄伟的对象,头疼眩晕全忘了!”布达拉宫,常人倘若要是到上面走上一圈,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,就像是跑了马拉松。父亲可好,背着个二三十斤重的写生包,活像是只云雀,满载而归的喜悦足以敌过身体上的不适。2000年夏的新疆写生之旅,在新疆吐峪沟的村庄里,顶着近50℃的高温,父亲和我一起从天亮画到晚上九点太阳落山。若说父亲的体力超人,其实不然。面对写生景物,他是如此虔诚,忘却了身外的一切,心灵与自然紧紧相拥,合二为一。

几十年的磨砺,在与自然景物的对话中,父亲寻找到了艺术的本源。这种超常的勤奋,实际是对艺术真善美不顾身的追求。他闲暇之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拼命地探寻着

艺术,实际这是对自己,对生命的一种交待。父亲在写生中,自然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。从一开始以笔墨为主色彩为辅的水墨写生,到如今的讲究色彩线条构造的油画棒写生,不同绘画材料的探索,父亲的绘画风格从东方走到西方,进而到了中西合璧的绘画语汇。他的画作洒脱生动,自然有趣,独树一帜,传统中见现代的绘画气息,自然美景中凸显创新绘画语言。遵循于传统,又不拘

于传统。体现东方神韵的富有灵性的线条与油画的色彩结构相得益彰,东方的写意在易塑造

的油画色彩中找到了新的视觉意象。雪域之辽阔纯洁,风荷之绚丽宁静,城市之欣欣勃发,自然之纯净浩瀚,在油画与东方精神的重新组合下,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自然人文之美。

写生的画功磨练,和画外人文美学的品性修炼,为父亲艺术创作和创新奠定了基石。在写生过程中取得的绘画素材,经一切,心灵与自然紧紧相拥,合二为一。

此次画展集中展示了父亲几十年绘画探索的心路历程:用西洋油画的媒介呈现艺术意象。

艺海无涯,推陈出新。在大洋彼岸,衷心地祝福父亲油画展成功!



颜惠庆,这是个当下的人们,尤其是年轻一代感到陌生的名字,民国时期他却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。

我最初知道颜惠庆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其时天津画家颜宝臻教授托我在上海购买一套精装三卷本《颜惠庆日记》。据说他第一次听到颜惠庆的名字,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国际艺术交流时,从对方介绍“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”中获悉的。出于画家的职业敏感,他默默记住了这位令海外华人肃然起敬、令颜氏宗亲脸上增光的人物,并萌生了创作颜惠庆先生像

访颜惠庆旧宅

的念头。回国后,便四处寻觅、收集有关文字和图片资料,力求尽早走出“陌生感”,从而进入创作状态。但苦于求书无门,于是让我帮忙,找了几家出版社,最终搞定。

过后,颜宝臻时不时会提及此事。他说,查找文献资料的过程,如同循着历史名人的足迹行走,这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需要,更让艺术家的心灵感受一次又一次的震撼,创作激情随之喷发。他对这位“颜氏宗亲”充满了敬意,几次邀我择日北上,一同去拜谒颜惠庆在天津



肖邦的《一分钟圆舞曲》短小精悍,把一只小狗的活泼可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,他甚至还有一个抒情的乐段,把主人对小狗的感情也寄寓其中。

元曲小令以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》为极度,白朴的《天净沙·秋》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开篇寥寥数笔,“孤村落日残霞,轻烟老树寒鸦”写足了清秋落日时的乡野景色,六组景色之间,不设一个动词,通篇写景,也不着

的旧宅。终于有了进京出差的机会,于是取道津门,在画家的陪同下,驱车来到了旧宅所在地——睦南道24-26号。

这是一栋三层砖混结构楼房,红瓦坡顶,疏缸砖清水墙面。建筑对称布局,规整大方,墙面的生动肌理和西方古典拱券、柱廊配合得相得益彰,体现了中西方建筑风格完美结合。旧宅显然经过了“修旧如旧”的

张 跻 的打理,像刚落成般的清爽,墙外铭牌上写着“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”。由于已用来办公,又恰逢假日,小楼闭门谢客,大门紧锁,没能近距离接触,多少有些遗憾。不过还好,隔着那扇高大的栅栏形铁门往里探望,旧宅全貌几乎毫无遮挡地展现在眼前。

睦南道,一条幽静的小路,浓荫蔽日,人车稀少,置身其中,恍若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嘈杂。尽管烈日当头,却暑气消退,心静如水。而路的两旁,那些形态各异、充满欧陆风情的小洋楼,散发着租界残留的气息,又把时光倒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仿佛历史老人,讲述着那段尘封的故事……

据史料记载:1926年颜惠庆寓居于此。在派系林立、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,颜惠庆难以施展抱负,首次署理国务总理之后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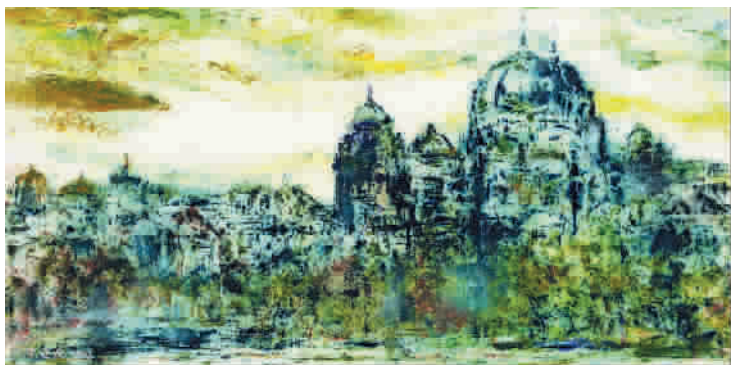
青山绿水,白草红叶黄花

蔡西氏

——肖邦《一分钟圆舞曲》和白朴的《天净沙·秋》

一字观念,而其中透露的寂寞、伤感,和冷落,又是何其强烈地感染着读者。

总体来说,肖邦的《一分钟圆舞曲》和白朴的《天净沙·秋》,一段音乐和一首小令,都是无比的短小精悍,不过短则短矣,该有的都有了,画面有了,情感也有了,都是不可多得的令人欣赏之后,感到韵味无穷的佳作。



异域

(纸上油画)

陈燮君

年间,曾多次组阁,但都难脱草草收场的结局。1922年6月12日,颜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,因屡遭国会刁难,不得不于7月29日内阁全体辞职。1926年5月,在吴佩孚的支持下,颜再次组阁,因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,竟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。6月20日,颜惠庆愤然辞职,离开政治中心北京移居天津,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、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,专心投资实业。九一八事变爆发,国难当头,颜惠庆再度出山……

颜惠庆是上海人,1877年4月出生于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,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,后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,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。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,亲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外交事件:如1919年巴黎和会,1921年华盛顿会议,任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首席代

表,中国驻苏大使。经历了清政府、民国(北京政府,南京政府)等不同的历史时期。他主持国际正义,捍卫国家主权,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尊严。

这位与画家同姓、与笔者“同乡”的旧宅主人,让我们在拜谒的同时也享受了一份“沾亲带故”的亲近与自豪。颜惠庆离世整整六十二年,人们对他的名字渐渐淡忘了。然而,因其对中国外交事业以及新中国建立所作出的贡献,他的名字已经镌刻进了历史。

一位面色红润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医院,他的名字叫夏光,是我的亲爱的父亲,此刻已经103岁了。从他98岁起,就渐渐失去了对外界的认知。也许,这时在这位百岁老人的脑海里,时间的纷争与喧嚣已经开始沉寂了。然而,在他的脑海中,一个世纪来的磨难、抗争、胜利如银幕中赤橙黄绿青蓝紫,一幕幕地闪回……阶级压迫;民族欺凌;反抗,一个个倒下去的战友和弟兄姐妹;冲天的硝烟弹雨;血肉横飞、尸横遍野的战场,破损但一直高高飘扬的胜利红旗……真的如烟散去了吗?

父亲平时爱书法写字。在他还清醒的时候,曾抄录岳飞《满江红》词句: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借以抒怀。当时他说,个人的得失荣辱不足挂齿,重要的是由先烈的献血与生命换来的江山永固,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。回顾逝去的岁月,从清宣统年间,到今天

白云山吟草

周阳高

卜算子

壬辰夏七月,避暑洛阳白云山,九龙潭、芦花谷皆往游焉,公历八月十八日且登上玉皇顶。漫得卜算子三首

一、夤夜无眠,得卜算子一首

避暑白云山,洁净黄沙路。偶入芦花谷底游,得意忘言处。

峰俏未须名,水阔多

因雨。息虑凝神看白云,幻化奇无主。

二、翌日,登上玉皇顶,归途得一首

闲步向微茫,直上登山道。溪水入潭未可留,归意匆匆绕。

七十正当年,回首先笑。往事如烟觅旧踪,石畔青青草。

三、又一日,雨窗闲坐,用前韵

莫道有无为,看尽纵横路。登上中原板顶山,尘世不知处。

混一合天人,别二分

云雨。是是非非一念间,

日月无由主。

七绝·题画竹

白云山上写檀栾,风雨声中拳石抟。淡墨色佳犹带绿,正宜纵笔白云端。

五律·山道闲步

白云冉冉升,归鸟夕阳明。闲步斜坡道,虚心暖晚晴。葱茏一色翠,佳气四时盈。山上元无雨,时闻滴水声。

的民族复兴,真实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常常用浓重的湖南口音,重复着一句话:“不容易啊!”

他视常熟为第二故乡,常熟人也是他家里“常来的常客”,有时他们还会带来一筐大闸蟹,爬满在浴缸里。在今天称为“沙家浜”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,正是他30岁

八千里路云和月

夏军

左右的一段难忘的经历。1982年5月,谭震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议上说“《沙家浜》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,‘郭建光’现在就在台下,他的名字叫夏光。”1996年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栏目记者在采访父亲时问道:“您就是《沙家浜》戏里的郭建光?”父亲这样回答:“不能这样说,戏剧中的郭建光是许多新四军指挥员的一个缩影,而我只是占了一个‘光’字。”(见2007年10月6日

《北京日报》)是的,那只是他全部革命生涯的一部分。早在大革命时期,父亲就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和指引,并在毛泽东在武昌的住所里入了党,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南征北战、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艰辛而昂扬的跋涉……

父亲一生低调,不张扬。在他留下的6万字自传性文字中,很明确地写下了:“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、苦难和战斗的经历。”目的是让人们“从我的经历中得到某些教益,更坚定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多作奉献,少走弯路”。

记得父亲在半清醒状态时,和我比试掰手腕,当他看到逐渐占了上风时,露出孩子般的得意和快乐,显示出他人特有的顽强、执拗和不服输的性情。不论是信仰,还是目标,父亲,永远是一名战士。

十日谈

父辈的信仰

在儿子的心目中,父亲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战士。